

電視不死

一部電視可以運作多久才會死亡？我不是因為憐惜電視機的生命，而是關注它陪伴着的一些死亡事件。

電視機自然有它的生命歷程，但實情是近期的電視機件和螢幕的設計與大小，使許多不過用了三兩年的舊電視遭受淘汰。人們不捨得或不知道怎樣丟棄，便把它們送出去，但它們又因新產品的推陳出新備受冷落，輾轉也是被徹底棄置了。

有些電視機不是被廢棄的，只是主人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留着正在播放着的電視苟延殘喘；在它們旁邊發生了一些慘絕人寰的事，而它們是見證者。

美國一位退休護士正在家裡做餡餅，等候小兒子回家吃飯。廚房的門鈴響了，小兒子的兩個朋友到訪，他們看來不懷好意。她告訴他們兒子出外未返，轉過身來便遭槍殺，血花飛濺到天花板，人就倒臥在廚房外頭的地板上。再未幾，她的兒子在屋苑門口也同遭殺害……電視特輯人員報道案件的時候是案發後三年，在警員陪同下打開現場封着的鎖，鏡頭下牛奶瓶經已發霉成塊，待燬的餡餅團留在枱上，而見證殺人事件的電視機，竟然仍在開動着沙沙作響，跳動的畫面三年來為主人流淚呼冤。

倫敦獨居女子雲遜在寓所裡暴斃，屍身三年後才被執達吏進屋發現。卅歲的生命早已化成一堆骷髏和地上的一團黑痕，人們都慨嘆她死後凋零，竟然無人關心她在人世的蹤跡。她死前顯然在看電視，那電視機三年來都繼續在播放節目，盡忠職守了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個小時，管不了觀看它的人早已死亡。無生命的總比有生命的長壽。

越南野心大 中國要加速開發南海

越南是侵略中國南海諸島野心最大的國家，到了九九年為止，越南共侵佔了二十五個島礁，成為佔據南沙島礁諸國中最多的國家。到了最近，美國國防部長訪問了越南的金蘭灣，放出了準備租借海軍基地的試探汽球。緊接着，越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派出軍機巡邏南沙群島，並且將侵略中國的島嶼法律化，以法律形式鞏固這些島嶼的佔領，表示越南正式管轄這些島嶼。最近，越南派出了二架蘇27戰鬥機在南沙群島進行偵察，引發中方強烈不滿。還不到三天，越南再度升級，越南國會通過《越南海洋法》，將南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歸為「國有」，中國外交部立即提出強硬的交涉。同一天（六月二十一日），中國政府宣布成立三沙市，全面開發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

相信，中國第一個行動就是發展旅遊，並在這些群島興建碼頭和飛機場。西沙群島對她的普卿島將會填海興建一座供旅遊和漁業使用的綜合補給碼頭，預計利用海域面積五千多畝，工程將會由一家民營企業承辦。

將來，黃岩島也會按照這個模式進行開發，黃岩島好像永興島一樣，具有興建碼頭和飛機場的地理條件。興建碼頭，最需要的就是珊瑚島礁外面有很深的溝槽，可以容納大型船隻駛入。中國現在的海上建築工程技術，已經足以在沒有岩層的島嶼，興建大型碼頭、地下倉庫和大型機場，可以降低波音七三七飛機。

如果，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都有大型機場和碼頭，經濟活動開戰就非常蓬勃，就可以大量接載遊客。大型輪船的航班，可以運來大量的食物和淡水。另外中國的海水淡化技術，已經足以在這些珊瑚島上興建成本低廉的反滲透式的水淡化廠，適合大量人類活動。

目前西沙群島的水興島，已經建築了民用機場，可以容許波音七三七飛機降落，此外，解放軍最新式的飛機也駐紮在這裡。中國的新式的戰機，從永興島出發，飛到南沙，僅為一千公里，比從海南島出發，減少了六百多公里。將來黃岩島再興建機場，等於中國擁有不可沉沒的航空母艦。

開發南中國海的海底石油和可燃冰，海面上的開採平台也需要鄰近地區有補給站，讓工作人員得到休息、娛樂、醫療的支援。越南高調的侵佔行動，讓中國打開了禁忌，和這些侵犯中國主權的國家，在管轄和具體開發方面進行時間競賽。

七日之城的「所在」

江濤的詩集《七日之城》終於由川瀾社出版了，列為《梯田文學叢書》第八本；她在《後記：只想找到我自己，以詩作嚮導》中有此說法：「上帝創世用了七天，那麼，我可不可以說，我用詩語建成的『七日之城』，也走過神奇的七天？」詩集分為七輯，那就從「第七日新約：香港組詩」和「第六日舊約：故人的城」說起吧，這兩輯意味着兩段時間（恍如交疊的前世與今生）、兩段空間（內地與香港），當中俱涉及一個「在」字。

幾年前，我編《秋螢詩刊》，選刊了江濤的好幾首詩，發覺她很喜歡以「在」為題——《在聯接街》、《在流水響》、《在大霧山》、《在海下灣》、乃至《在石林》、《在漓江》、《在巫山》、《在鳥鎮》……而在這本詩集的第一輯和第三輯裡，大部分作品都以「在」字為題。她寫詩的題目，基本上是順序，也可能是倒數吧，每一首詩的題目，基本上都用一個「在」字貫串不斷飄移的想像。

比如詩集的第一首詩名為《在聯接街》，這條小小的街道位於荔景邨東北部，顧名思義，此街將兩條街道連接起來；可以想像，從《新約》與《舊約》放在一起，就像前世和今生的連接對話。那麼，曾在廣州當播音員的江濤如何理解她與香港的「在」？或者說，她在不同的生活的空間，不同的生活的所在，她的詩是否意味着一些不同感受的「連接」呢？我對這個「在」特別敏感。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叫《水在瓶》。第一本叫《甕中樹》，中間分別用了「在」和「中」

中聯接的「所在」？

麥收的記憶與感喟

今年的麥收時節到了。

我對麥收有着不少記憶，而記憶最深者，則是1977年的麥收，當時我是一名下鄉知青，在藁城縣一個叫南屯的村莊插隊。

藁城縣地處華北平原，物產豐富，是全國小麥主產區之一。當時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公社下面設生產大隊和小隊，一般一個村為一生產大隊，南屯村共有十一個小隊，我在第一小隊插隊。農田是集體制，成百上千畝地連在一起，是真正的大田。5月下旬以後，麥子就發黃了，金黃色的麥子，在熱風的吹拂下，輕輕搖擺着，猶如金色的大海。

即使是世代務農的村民，談起麥收也發怵，那種臨戰前的緊張氣氛，那種即將有一場大戰上演的匆忙情勢，是一進入6月就感到並逐日加重的。6月11日，早晨4點鐘，天還未亮，上工的鐘聲就響了。此時空氣中還有寒意，人們披挾衣而出，袖管卻挽得老高，手裡提一把鐮刀，個個神態都像要上火線的戰士。隊長宣佈，今年麥收正式開始。

隊裡已將每人的任務分好。一人多少壠麥子，從割倒到捆紮，全是你的活。到上午10點的時候，我已把在村西分給我的9壠麥子放倒了一半。太陽早已刺目地輝煌於空中，把大地烤得滾燙，袂衣扔在一邊，很多人是光着膀子在幹活，只在脖子上搭條擦汗的毛巾，我也不例外。顧不上鋒利的麥芒對皮肉的刺割，更不管毒辣的日頭的暴曬，只一個勁，彎着腰割呀割。麥稈被割斷時發出啪啪的響聲，散發着溫熱的草氣和田土的混合味。將近中午了，肚子一點也不餓，只是由於汗流得多，我的喉嚨乾得要冒煙着火，實在無法忍受，我攀上附近一座磚窯，在裡面看見一眼井，我趴下身子咕咚咕咚猛喝了一氣，才覺得好受些。

一直干了7個小時，才把村西的麥子割完。

下午，我又跑到村南五方，把在這裡分給我的麥壠也全部放倒，天黑後才回村。第二天和第三天，都在割麥子。

麥子割完了，接着就是打場。與前者相比，後者更累。小麥被馬車陸續運到打麥場，學着村民的樣子，我也將一捆捆的麥子放到脫粒機的入口，隨着震耳欲聾的巨響，在飛揚的塵霧中，麥粒混着麥糠從機身下漏出，秸稈則從上面噴的老遠，有人用鐵叉把麥粒挑起垛在場角，有人用木鏟把麥粒掏出來。大家都在忙着，人人面目全非，汗水和着塵土在臉上畫滿了道道溝槽，嘴、鼻孔和耳朵裡都是灰土，全身上下被灰塵和麥屑包裹着。包括一些大姑娘和小媳婦，和男人一樣，都是滿身塵土在脫粒機旁忙活着。

打麥場上任務很重，地裡還要翻耕和點種玉米，隊裡將一些人抽去，留下來的人被分成三班，輪流上陣，一天24小時不停工作。小麥脫粒要五、六天的時間，這時候，人們最害怕的不是酷暑毒日，不是勞累疲乏，而是雷雨和冰雹。所有的麥子都運到了場上，誰都清楚，如果老天不長眼，偏偏此時落下雷雨，一年的收成和來年生活的希望就成泡影了。必須爭分奪秒，必須搶收搶種，搶打搶曬，必須搶在變天之前將麥子打完。所以，除了幼兒、老人和病臥在床的，全村人都動員起來了。即使再苦再忙再累，也沒人說一聲怨語——這是「虎口奪食」之時呀。

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叫揚場。揚場要借助風力，用木鏟一次次把麥粒拋向半空，畫一條弧線，麥糠和塵土被吹到一邊，地上乾淨的麥粒漸漸多起來，有人用掃帚不斷掃麥粒上面的麥糠和麥芒，麥粒重，落在下面，麥糠和麥芒掃去，就是能入庫的麥子了。揚完一場麥子要好幾個小時，人們

累得滿頭大汗。襯衫被汗水浸透了，根本顧不上洗，一會就讓太陽烤乾了，可接着又讓汗水泡了，稍後又曬乾了，前襟與後背都結下一層層白色的汗鹼。

一天晚上，幹到9點多了，人員被重新編排，我被分到下半夜2點接班的小組。中間有4小時的休息，倦極的人們，連回村的路都走不動了，就在麥垛上躺下，有人一合眼就打起了呼嚕。我也在麥垛上躺下，覺得那簡直是世界上最新最舒適的大床，可一時竟睡不着，聞着麥粒散發出的清香氣味，伴着打麥場上的嘈雜，望着頭頂高高的夜空，閃閃發亮的星星，還有忽明忽暗的天邊，我在想，幾千年來，農民都是這樣過活下來的呀，與那些在城市和官廷中爭權奪勢的政客相比，農人承受的是一種怎樣辛酸和悲苦的命運呀。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一切奢華和排場，都建立在農民的辛勞與汗水之上，然而，他們受到的又是怎樣的對待呢？兵燹、匪亂、外族入侵、搶掠、屠殺、歧視、排擠……多少次改朝換代、社會動盪，農民都是受迫害者、遭剝奪者，這種不幸、苦難和屈辱，是被誰作為劫數釘進了農民的命運？

終於，在6月19日，打麥場的工作宣告結束，一年一度的麥收大關被拿下來了。全村人每個人都累得掉了幾斤肉，緊繃着的心卻舒緩了，互相望着咧開嘴笑了。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當年的麥收已是35年前的事情了，我是憑着當時的一本日記，再搜尋腦海中記憶的片段，才寫成了這篇文章。

時下，央視正播着一部名叫《知青》的電視劇，引發許多人熱議，譏諷和嘲罵者居多。由於此劇描寫的是兵團知青，與插隊知青不同，我不好說什麼。

這些年，對於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人們發表了很多看法，有懷念、有分析、有批判，更有痛悔和詛咒。對那

種感恩戴德、用假大空的語言粉飾這場運動的人，我不敢苟同，而那些譏嘲和咒罵者，他們這樣也許緣於自身的某種經歷，他們是在傾訴怨憤和不平。在我看來，幾千萬在城市長大的年輕人，一生中有幾年時間在農村度過，至少有助於城鄉之間的溝通和了解。當然，知青是受了些苦，遭了些罪，但與世代務農的村民相比，這又算什麼呢？況且，有心人從苦和罪中畢竟提煉出了寶貴的見識。與土地的親近、夏收秋種的勞累、同鄉親們的朝夕相處，使一些知青對農村和農民的真實狀況體認頗多，這種體認由於發生在青年時代，尤其刻骨難忘。隨着時光的流逝，這種體認沉澱在意識深處，影響着他們對社會和人生的態度與觀點，並幫助他們形成一種堅韌、勤奮和務實的品格。最為明顯的，是讓他們養成了從普通人和社會底層的角度去觀察事物、思考問題的習慣。

又是六月，又逢麥收。可喜的是，現在的農村也變了，走在鄉間，很少見到馬車和鐮刀，麥田里處處都是聯合收割機和運送麥子的機動車。收割機在前面行進，麥子在後面便落袋為安了，農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樣勞累和繁忙了。一個工業反哺農業的時代也終於降臨了中國，從這一點，我們還是看到了社會的進步。



又到麥收時節。 網上圖片

人生五階段

生活語錄 吳康民

由於科技發達，醫療水平提高，加上六十年沒有大的戰爭，人類的壽命有所延長。

解放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約五十歲，現在已經延長至七十多歲。日本和香港更是長壽的國家和地區，平均壽命在八十歲左右。

所以，一般以六十歲為退休年齡，其實頗為不合時宜。但因為要照顧青年人的就業，延長退休年齡會減少了年輕人的上位機會。這個問題如何斟酌，正像內地計劃生育限制只生一個的政策，也衍生了許多社會問題一樣。所以，人口問題，的確是當今一個重大問題，需要設立專業部門加以研究。

我在許多公開場合經常說，六十歲以後劃分為老年，於情於理均有所不合，應該重新有個正確的劃分。

我說，人的年齡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二十歲前是少年兒童，二十到四十歲是青年，四

一網打盡 楊振耀

記得差不多四年前，再度主持早上的時事節目。每天清晨上班初時確有點困難，但很短時間內就適應了。反而感受最深的是，時代畢竟變了；雖說官員親近市民又或者企業應回應市民訴求，總有改善空間，但在深入群眾的層面，政府施政的透明度與企業樂意與受眾溝通已比前大提高。

個人感受較深的「高鐵菜園村事件」，自問起初也帶有色眼鏡來看。第一次入菜園村時，自己也以為誰會樂意「世耕田」，村民們還不是借機獅子開大口索價賠償？後來和不少村民細意傾談了好幾次，走訪了多戶人家，方了解當中不少家庭絕非希望透過拆迁补偿發財，而是希望能保持同一片的恬靜生活空間，純然對土地的感情對家園的熱愛。拆遷差不多兩年後，新村民居然依然居住臨時屋，抱着對新家園的祈盼。

記憶後書 鄭政恆

六月中我外遊一周，回來的時候才知道也斯、葉輝和我合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選——小說卷》獲得第五屆香港書獎。其實我倒想聽聽評審的評語，但由於我不在香港，不知頒獎禮的情況如何，後來在書店看到相關單張，也是一句評語也沒有，只有從書背抄下來的一段話。

得獎的消息，我也是後知後覺，再查看相關報章報道，可謂少之又少，只有兩三份報紙較仔細提及，一些着意於評審的機制。不知道是主辦方沒有宣傳和解釋，還是傳媒對此毫無興趣，香港書獎並未引起太多話題，即使有人帶起問題，也沒有人回應。至於鄧小先生的文章，詳細地談及評審過程，他提到：「我們最後推舉的名單除了要列出名次之外，也可以寫下對自己推舉的每本書的因由及評價。」而且評審要「開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會議」定出得獎名單，當中只有六人，相信丁新豹、陳雲和葉輝不會在內。

早晨論政

深感通過這一條根本不能有效執行的法例究竟意義何在，所謂在駕駛時受藥物影響，所指的究竟是甚麼藥物？每人體質不同，如何方能證明司機當時受到影響？如何判別服用藥物時主觀意願，是改變健康狀況抑或另有目的？執行不能的法例，存在其實是一個笑話。幸好透過劉健儀與鄭家富兩位議員的努力，法例如今經修訂變成針對吸食幾種毒品影響下的駕駛行為，估計因此令司機毒駕的情況有所收斂。有效的管制對所有道路使用者無疑更為公平。

香港書獎

無論如何，由於得獎，這部書就放在書店的當眼處了，也許會幫助一下銷路，也是好事一樁。而就我所看，《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也斯的新《人間滋味》都寫得不錯，得獎是理所當然。羅海雷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和《君子以經綸——沈鑒治回憶錄》都是大書，我有興趣一讀，趁暑假期間可以爭取機會。最近我開始看彭志銘、劉思航合著的《恆仔的日與夜》（大概是鄧小字所說的「兒童組別書」？），將通識融入小說，從生活帶起反思問題，想法很新鮮，我也從書中學到一些潮語，更明白現在的中學生在想甚麼呢。

在此亦想為議員們說句公道話，某些議員表現不濟又或者出席率偏低的確令不少市民不滿。但議員們的新津偏低亦是事實，有機會應該調整一下，敢說九成以上的議員們都很稱職。

十到六十是壯年，六十至八十是「大年」，八十後才是老年。這個少、青、壯、大、老的劃分，是根據詩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而來。如果覺得「大年」的「大」字有點不貼切，也可以改為「中年」，六十至八十歲，應該是一個人的精力旺盛、經驗豐富的時刻。作為政治領導人、作為企業的老大、作為大學的資深教授，正是在這一個年齡階段。把六十至八十這個年齡階段，列為退休的老年，是社會的損失。

當然，作為基層幹部，作為中小學教師，作為科技研究的骨幹，這個「大年」，略為偏大。所以，對於各行各業，則不可一刀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分別劃分。

內地對幹部的年齡劃分，大多採取一刀切的辦法，中低層幹部到了五十七八歲，便不再提拔了。高級幹部，也分六十七及六十五兩個退休層次。好處是避免了「終身制」，使有的人霸着位子不願放的、受到年齡積壓的制約，無法戀棧。但有的精幹的人才也因此埋沒了。

許多人事都受到年齡的制約，沒有終身制，好處還是大過壞處的。